

# 中国的面容

THE FACE  
OF CHINA

一个英国女画家尘封  
百年的记忆

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  
我希望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这种魔力能把即使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的人也迷住。  
只要贴得足够近，人们就有可能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

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著  
晏方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 中国的面容

THE FACE  
OF CHINA

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

我希望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这种魔力能把即使从未到过那里的人也迷住。只要贴得足够近，人们就有可能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

一个英国女画家小封  
百年的记忆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的面容 / ( 英 ) 坎普著 ; 晏方译.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08-4252-1

I. 中… II. ①坎… ②晏… III. 游记—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8 ) 第161277号

---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 010 ) 62350006 ( 总编室 ) 82075964 ( 编辑室 )

发行热线：( 010 ) 62005450 62005042 ( 传真 )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120千

印 张：13.5

定 价：2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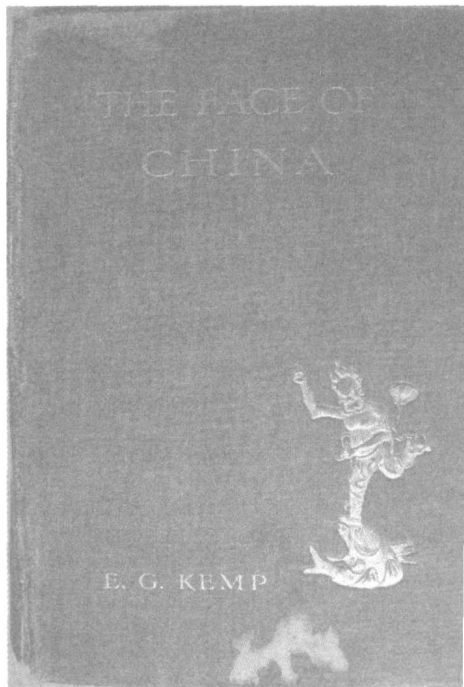
## 译者序

英国女风景画家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1860—?年)1893年至1894年从天津去太原,在山西省度过一年,1907年至1908年从上海乘火车去青岛,作了途经山东、河北、湖北、四川、云南各省而以缅甸(当时为英国的殖民地)为终点的六个月旅行,《中国的面容》是她在这两次游历后所作,从时间上算起来,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

从这本书里,可以窥见100多年前中国社会情况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鳞半爪,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可以说是集怀旧与休闲于一体。这一类书当然不可能系统地叙述那一段历史,但它们与我们其他涉及相关历史的作品比起来,明显有两个特点。一是真实:那是一路行来,有所见闻即笔之于书的,率性而为,不太可能有顾忌、奉承以至隐恶扬善之类问题。二是视角的不同:一般这些西方旅行者看问题往往与我们传统的方式相差较大,所以对我们某些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问题往往会有独特而切中肯綮的看法。

除本书所介绍的旅行外,作者的足迹还曾到过中亚、中国的东三省和朝鲜等地;她发表过的有关作品,除本书外,还有《满洲、朝鲜、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面容》、《漫游中属土

《中国的面容》英文原版封面



耳其斯坦》、《中国人的精神》等。那个时代像这样旅行的女性很少，所以据说作者当时还是颇有点名气的。我们通过书中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当时在中国旅行的困难，条件艰苦不说，有时还要冒生命的危险。与现在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

译 者

2008年9月24日

中国的面容  
ZHONGGUO DE  
MIANRONG

# 序 言

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我十分希望，通过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这种魔力能将即使从来没到过那里的人也迷住。

只要贴得足够近，人们就有可能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然而一辈子熟悉和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会第一个否定这种做法对中国的可行性。我宁愿采取勃朗宁的观点——“心灵帮不了躯体，躯体也帮不了心灵”——力图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所见，这样可以让别人自己去研究中国。

也许有人反对道这幅画的色彩过于鲜艳，因为我没有对事物的阴暗面着墨太多。然而眼脸和眼睛是一样有用的。

这本书是1893年至1894年在山西度过的一年和1907年至1908年在途经山东、直隶、湖北、四川、云南各省的旅行中度过的六个月的经历及见闻。前一次主要是在太原府的一个医药传教机构度过的，当时那里还远离西方影响；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从该国的东北旅行到西南，发现那伟大的觉醒触及了每一个村庄。第一次的时候，我一直觉察到这里的人民对外国人态度上有某种敌意，这次情况恰恰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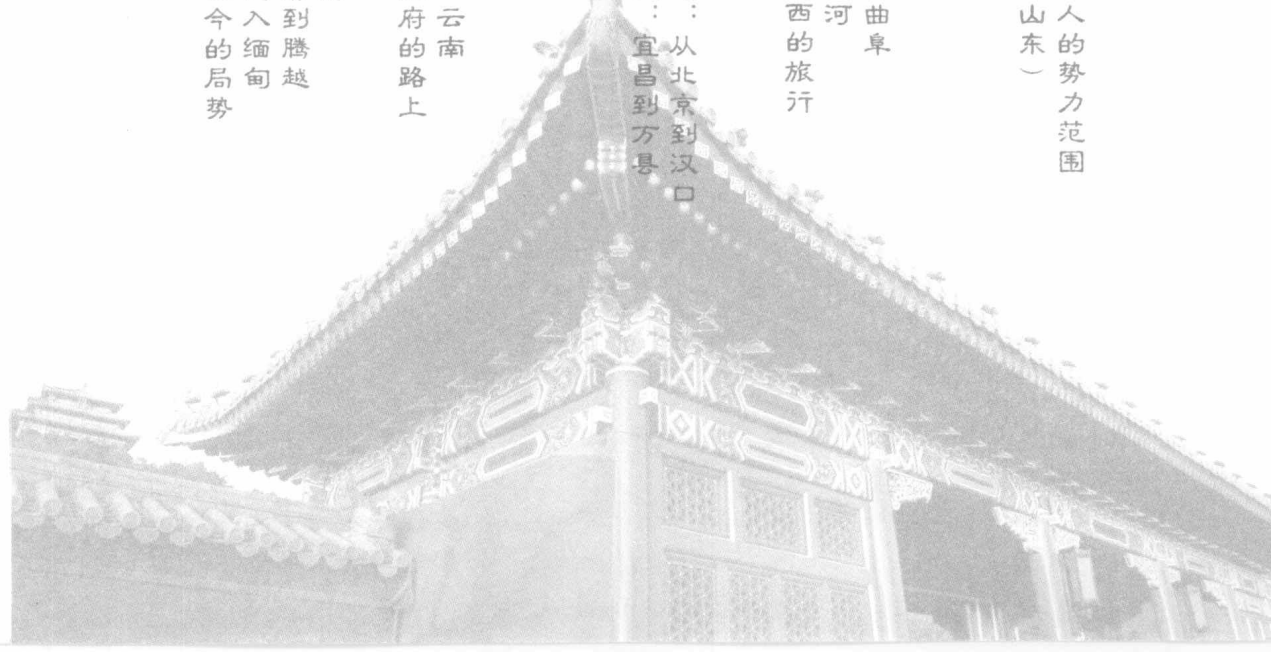
考虑到许多旅行者对中国人的行为，这在我看来好像实在令人惊讶；不过他们在察觉心理状态时非常敏感，我们通过将自己完全无保留地托付给他们而对他们的求助，得到了他们毫不迟疑的响应。不止一次有人告诫我们别这么做，但事实证明我们的信任是对的。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里我们会得到更殷勤的对待了，很少欧洲国家让我旅行得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

旅途是一连串惊喜，我的朋友越过边界进入缅甸时感叹道：“要是我们能转过身一路回去，那该多好！”说出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话。倘若有什么人由于看了这本书而想要亲自去认识中国，那这本书就没有白写。

# 目录



|     |       |             |
|-----|-------|-------------|
| 001 | 第一章   | 上海          |
| 010 | 第二章   | 山东，德国人的势力范围 |
| 015 | 第三章   | 乡间一日（山东）    |
| 021 | 第四章   | 山东丝绸        |
| 024 | 第五章   | 济南          |
| 034 | 第六章   | 圣地泰山        |
| 040 | 第七章   | 孔子故里：曲阜     |
| 050 | 第八章   | 黄河和大运河      |
| 055 | 第九章   | 1933年到山西的旅行 |
| 062 | 第十章   | 太原府         |
| 071 | 第十一章  | 北京          |
| 082 | 第十二章  | 京汉铁路：从北京到汉口 |
| 090 | 第十三章  | 扬子江上：宜昌到万县  |
| 113 | 第十四章  | 四川山路        |
| 126 | 第十五章  | 成都          |
| 135 | 第十六章  | 岷江          |
| 142 | 第十七章  | 峨眉山         |
| 152 | 第十八章  | 从四川入云南      |
| 163 | 第十九章  | 前注云南府的路上    |
| 171 | 第二十章  | 云南府         |
| 183 | 第二十一章 | 大理府         |
| 188 | 第二十二章 | 大理府到腾越      |
| 197 | 第二十三章 | 从中国入缅甸      |
| 201 | 第二十四章 | 中国现今的局势     |



# 第一章 上 海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旅程倒胃口极了。我们所乘的船接近香港时，突然被卷进了一股台风的尾部，被它由着性子吹送了48个小时。这段时间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一点吃的，连一杯茶也喝不到；而且我们发现，要牢牢坐在一个座位上并非易事。当船从台风的暴风雨中出来，进入神奇的香港海湾时，就像进入了天堂；在我眼睛里，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港口，我见过几乎所有最著名的港口，一点没想要改变自己的看法。第一次与一个新的国家接触时，假如正好遇上它的天赋被格外激发起来，造成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从此以后中国对我来说就是一片有着无限美和魔力的国土了。我越是看它，就越是领会到它的魅力；即使它丑陋的地方也是吸引人的。

香港沿海岸躺着，后面突兀地竖起叫做山顶的悬崖峭壁，台风使它的一部分化作了废墟，掀掉了许多房屋的屋顶，所以这决非是它最靓丽的时候。想到它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英国人的自豪感油然在我胸中腾起。它租让给英国人时是个荒凉的岛屿，居民5,000人；现在它是这个帝国的第二大港市，有238,724位居民。船民的数字庞大；全家祖祖辈辈居住在他们岸边的船中。在香港，东西方学着相互理

进入神奇的香港海湾时，就像进入了天堂，在我眼睛里，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港口。

上海租界是1843年由乔治·巴富尔爵士（当时是上尉）规划的

解，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中国商人是立法会成员，积极参与了香港的政府工作。香港不仅变成了东方最大的航运中心，也变成了东方最大的金融中心，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它每年向英国国库贡献20,000英镑的军事税。

从香港到上海不过一步之遥，乍看后者的欧化程度似乎与前者几乎一般无二。到了长江的一个河口之后，码头就在一个步行区的中央。步行区与道路之间用宽阔的草坪隔开，沿路排着这座城市最上乘的商业大厦，排了不止一英里。这是外滩，是这个租界令人印象最深的部分。也许应该说一下什么是“租界”，因为提及天津、汉口、上海等通商口岸时，这个名词不断被用到。这是授予欧洲人居住在某些规定的地区、拥有该处的财产（在中国，除中国人外，私人无权购买造房子用的土地，尽管内地偶尔也有这么做的）、处于欧洲法律的管辖之下、拥有自己的警察和管理自己的事务的一项权利。上海租界是1843年由乔治·巴富尔爵士（当时是上尉）规划的，其基础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后来法国人得到一块与它毗邻的土地，再后来是美国人。许多欧洲人住在他们的租界外面，特别是有个英国人修了条漂亮的浓阴覆盖的路的区域，那路或许是世间最最曲折的——为了避免亵渎坟墓：它名为涌泉路。租界有自己的邮局，从这些国家里来的信你可以到那里去取。我们发现俄国邮局在一幢十分不正规的房子的阁楼上。

不过旅行者在上海上岸后不该乘车沿外滩前往令人愉快的里查饭店，而是应该绕个圈子

去中国马路——南京路或者福州路，那都是人烟辐辏的街道，那里每20个人中有19个穿蓝袍，色调从最深的藏青到最浅的海蓝不等。人们习惯地认为中国人是恬静、没有干劲的，然而上海的交通量是如此之大，我不知道有哪个地方能更让你感觉到生意场的忙碌了。街上的人群几乎是清一色的男人或小伙子，因而很难想象什么地方能容纳妇女和儿童，甚至露台上、店铺里和马路上全都塞满了男人。据估计，上海每平方英里有160,000个居民。要知道上海会成什么样，真的必须游览一下旧上海；（像许多游客那样）由于它特有的肮脏污秽或者听信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差不多的荒唐说法而不去游览，那是大错特错了。

真正的上海是从互成90度角的两个矮门洞进去的，那里不准任何交通工具通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街道狭窄曲折得连提物挑担的人都很难以人群中挤过去。房屋还算高，无数招牌（长而窄的木板，上面是从尾到头念的金字）悬挂在头顶上方，挡住了光线，妨碍了空气流通和驱除有害气味。店铺门口挂着一个个形状、大小、颜色各异的灯笼：点起来后，它们把一种宜人的魔力投射在下面的中国人身上，完全不同于电灯那种无情的强光。没有华而不实的商品陈列，因为没有橱窗，只有一个敞开的柜台，上面现在有一只玻璃盒，里面也许会放些样品。墙上从地面到天花板排满浅抽屉，里面塞满了包着其他存货的无穷无尽的小包。尽管店铺窄小、环境肮脏，那些货物也许会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中

真正的上海是从互成90度角的两个矮门洞进去的，那里不准任何交通工具通行，店铺门口的灯笼点起来后，把一种宜人的魔力投射在下面的中国人身上，完全不同于电灯那种无情的强光

国人十分喜爱珍宝古玩)银器、瓷器或是玉、牙雕、青铜器。有些最荒唐的废物与这种东西混在一起,主要是欧洲货。许多店铺里摆着一排雕工上乘的椅子来满足顾客,还有精心装饰的木制品,比如一端有一群群漂亮人物的屏风。我们倒是想购买很多东西,但这事并非轻易可以做成的,在买家和卖家以正统的方式达成交易之前,需要老练地打几天交道。没有东方人会满足于我们那种单调的西方方式。整条街的人都对这场表演兴致盎然,像看戏一样旁观着。做成买卖的数量似乎与店铺的数目成反比。

① 柳景图案的传说(1780年由明顿介绍进英国)是这样的:一位有钱的官员有个女儿名叫耿诗,爱上了其父的秘书张某。但她已经跟一个有钱的求婚者订婚,所以她父亲将她关在了他茶园近旁的房子里。耿诗求张某在桃花盛开之前帮她逃走,他做到了。柳景图案上,可以看到他们是逃过了桥的。可那恼怒的求婚者跟着他们!跟到了一个遥远的岛上,把他们的房子烧了。两个恋人的灵魂化作了鸽子,在他们的旧游之地上空盘旋。

我们在迷宫般的一条条小巷里穿行着,最后来到这个城市的中央——著名的柳景图案<sup>①</sup>的原形——在夜晚柔和的光线之下,是你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为生动如画的地方。荷叶覆盖、岸栽杨柳的池塘,环绕着一组茶馆;上茶馆需要过一座之字桥,桥上川流不息地走着穿蓝袍的行人;带着自己的鸟出来兜风的绅士;怀抱婴儿,头戴大红结顶、色彩鲜艳的帽子的母亲;负载沉重的脚夫;拿着绳或草的一头,晃荡着上面拴着的肉、蔬菜之类东西的儿童——迷人的人群,值得一看!

园子近旁是一位官员的宅第,我们敲了半天门才得以进入。接待室高大气派,里面只有灯笼、与小桌(其大小仅能容纳茶具)相间着对面排开的两排雕刻得很美观的坐椅,以及墙上的卷轴。花园里全是假山,在最小的区域内配备了最长的小径。有一段梯级通往一个美观的凉亭,栏杆是条弯弯曲曲的龙,约40英尺

长，是用石头雕刻的。它大张的嘴巴旁边蹲着一只石头小青蛙，随时准备跳进去——很好地体现了使中国艺术如此吸引人的那种幽默。园中点缀着一些柳树和植物，但没有花——中国式花园的一个典型特征，其间桥和凉亭、墙壁之类艺术作品和建筑作品是最重要的内容。这花园内墙壁的各个部位有石头的圆形浮雕图案，表现这位官员的生活场景。

我们从刚才进园的另一个门出来之后，迎面碰上了一排塑像，原来是座庙；在场的不多几个香客两人一排在香案之前跪拜，香案后站着神像。空气中充斥着香的气味。香案的一个架子上点着线香；门口有硕大的石狮子把守着。显然，这里是这个城市最安静和人迹最稀少的地方。

院子里有个精美的青铜纪念物，据说已两千多年了。环绕着它的是个集市，人们坐在地上，他们的货物围在四周，主要是蔬菜。别具一格的是，有个人拿出一系列规格繁多的一缕缕乌黑的头发来卖，因为即使最贫穷的中国人也不会穷到无力添加些假发来改善自己的辫子的；这里还有一个大篮子，上面放着一个笼子，里面的蝥蛸，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尖叫”。从这个院子延伸出去一条满是熟肉店的街。那里的柜台上方挂着劈开的板鸭，看上去仿佛是在伸长脖子展开翅膀飞行时被固化的。它们下面摆着满筐满筐的蛋，因时间长久而发黑了，这种蛋保存在一种稻草和石灰的混合物之中的，被视为可口的美味（松花蛋——译者注）。海藻和胖毛虫似的海参——最最可厌

它大张的嘴巴旁边蹲着一只石头小青蛙，随时准备跳进去——很好地体现了使中国艺术如此吸引人的那种幽默

离开了旧上海，你就进入了风驰电掣的马车、手推车、人力车群，数以千计的车辆在路上冲来冲去

的、气味难闻的东西——也是这样。一排排小碟子装着各种各样的调味品，这里还有一堆堆面粉做的白的方的蒸团子，是中国式的面包。

走在这条街上，你来到一个蔬菜摊前，这里是红色和黄色奇妙无比的交融处；所卖的货物之中，有大红的柿子，黄炮弹似的香蕉、文旦，红黄的辣椒，各式各样坚果，一种色彩微黄、形如手掌、名叫“佛手”的水果，一篮篮暗黑的葡萄。切成一半的烂梨似乎销路很好；说到梨，我不得不告诉你北京的一位夫人是用她的指甲为我姐姐去梨皮的！还有一个人在描述她邻居令人震惊的奢侈时，最后竟用这句话强调：“她竟然把她的梨皮扔掉！”

下一条街全是棺材店，是中国人特别心爱的，因为棺材是儿子孝敬父亲的好礼物。颜色绝大多数是黑色的，很有可能用金字装饰；然而广州时兴大红的棺材。

敞开的阴沟里腾起让人恶心的气味。不计其数的蚊子往不幸的游客身上袭来，不过在脸、脚踝和其他容易遭叮咬的部位搽上一种科隆水和除虫菊的溶剂，使我们还算可以地躲过了这一难。

离开了旧上海，你就进入了风驰电掣的马车、手推车、人力车群，数以千计的车辆在路上冲来冲去。当英国人乘在上面时，人力车的速度会自动加快。中国妇女和儿童穿得花花绿绿，能全家一起挤在手推车上。街角上站着印度警察，高大英俊，包着令人炫目的白头巾，与中国人成鲜明的对照。这里所用的交通工具的种类比我去过的东方任何地方都多，它们全

都跑得实在太快了，对乘客不安全，因为道路是那么的狭窄，稍稍一挤就会使手推车翻倒。所有交通工具之中最快的是一种低矮的四轮折篷马车，它由一匹老鼠般的马拉着。这是证券经纪人专用的，他们从一间写字间冲出，上了马车，一只脚在车里，一只脚在踏板上：他们从来没想到坐下，而是被忽地转到另一间写字间前，然后疯子般地往里冲去，就这样永远周而复始。一种狂热的活跃似乎支配了所有生意人，每一个动作都在说“时间就是金钱”。只有到了晚上，才有可能看见上海的生意人沿外滩散散步或在标着“外国人专用”的长凳上坐坐。公共花园近在咫尺，那里是不许华人进入的——只有别的东方民族能在里面高视阔步地来来去去，那是种令人愤怒的傲慢无礼；不过不幸的是，这与许多欧洲人对这个他们居住其间的民族的态度是一致的。不久之前有一则告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中国邮局坐落在外国租界好像有点奇怪，原因是它与海关一起处于欧洲人的管辖之下，它们在同一幢房子里。假如你想往欧洲寄个小包，就必须先将它送到海关，它要在那里打开检查。如果你是个女的，你会被带到一个标着“女眷专问”的地方，中国官员会省去你接下来所有的麻烦：他们会以一种令你羡慕的灵巧包扎好你的小包，按规定封上；这一切都是以一种国内最好的方式，在快速和礼貌中完成的。

一天我们乘车去美国圣约翰学院，离该城市约有五英里。我们的车在南京路上开着，一

一种狂热的活跃似乎支配了所有生意人，每一个动作都在说“时间就是金钱”

① 这里指溺婴。个别民族有因婴儿生于不幸的日子而加以抛弃或杀害的做法，但中国农民过去的溺杀女婴原因与之完全不同。以下作者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还有一些，不再一一指出。——译者

路是最漂亮的中国店铺。店正面为雕刻美观的镏金木结构，阳台上一些人在喝茶。不幸的是这些店铺正逐渐被有平板玻璃橱窗的欧洲商店所取代，不久城市的这一部分就会完全毁掉的。有几辆快乐的马车与我们去的是同一方向，涌泉路，我们高兴地看到其中的一辆坐着一些从学校回来的中国姑娘，她们的小丫鬟紧紧靠在后面本应该由穿制服的小男仆所坐的高座上。马车里面是上海人一贯的一面镜子、一种梳妆台似的东西、一个花瓶。我们到达圣约翰学院后，首先被带去看孤儿院，两岁左右的小不点儿过来，拱着手严肃地向我们鞠躬。这个机构里最小的两名成员是婴儿，其中一名差一点死于非命。她父母全都是在不幸的日子出生的，当这名女婴遭遇到相同的不幸后，他们断然拒绝再与其发生任何关系。<sup>①</sup>于是她出生两天之后被送入了圣约翰，出色地茁壮成长起来。我们接连参观了男童学校和女童学校，最后由校长坡特博士引领着在大学校园里转起来，学校取得的重大成功主要是他的功劳。这里有约120名学生，所有的人都必须通过一项英语的入学考试，他们所付的学费被认为是有点高的，所以大部分费用就无须由传教基金（美国圣公会所属）负担。目前该学院的唯一两个完全的系是神学和医学，不过许多学生继续去美国学习进一步的大学课程。我们参观了宿舍，饶有兴致地将男孩的随身用品与英国男生的作了比较。每个男孩有自己的茶壶，可以随时得到沸水。他们许多人带有乐器，有的带着花，有的带着鸟，有的带着蟋蟀。他们爱好

“斗蟋蟀”——活的蟋蟀，而不是板球。<sup>①</sup>冬天男孩们全都把暖手的東西带进班里，纳尔逊墨水瓶在这一用途上是最受欢迎的。

至于体育运动，坡特博士说要让中国男孩努力起来实在是太难了；不过他们渐渐变得越来越热心，平均成绩正稳步提高。学院的一块告示牌上有他们一连串赢得的荣誉，这使兴趣得到了保持。但回答地理考试的问题“主要人种有哪五种”时，却出现了这样的答案：

“五十码、障碍赛等等！”<sup>②</sup>圣约翰学院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一个很好的男生会所，一个很好的礼拜堂，还有操场，只是实验室还大有改善的余地。它隶属于一所美国大学，是所有中国的教育机构中声望最高的。当然，以它的一位作为我们的翻译，又与我们一起旅行了六个月的学生来判断，它当得起最高赞誉。

自从我们参观之后，它又新添了一幢校舍，这一建筑完成之后将可再容纳100名学生。费用大部分是由怀有良好愿望的中国人支付的，他们已经捐献了600英镑。

① 在英语里，“蟋蟀”和“板球”是同一个词。——译者

② 在英语里，“人种”和“赛跑”是同一个词。——译者